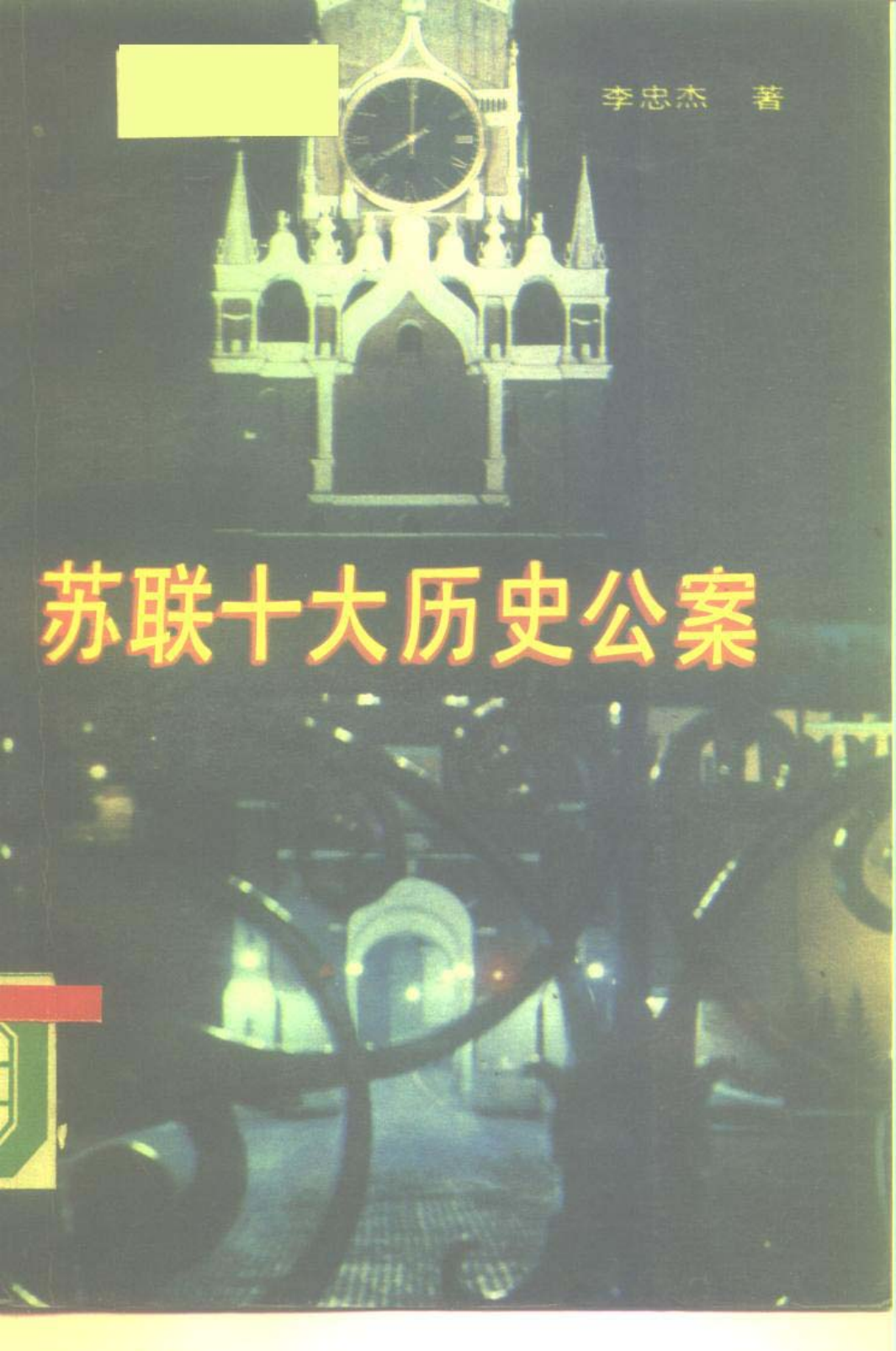




李忠杰 著

苏联十大历史公案

苏联十大历史公案

李忠杰 著

求实出版社

责任编辑 马 达
封面设计 王 岐

苏联十大历史公案

李 忠 杰 著

求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联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12.625印张 271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ISBN7-80033-102-4/D·37

定价 4.20 元

序 言

许 征 帆

有哪一位共产主义战士、有哪一位关怀共产主义历史命运的进步人士，不对苏联共产党历史上那一桩桩的公案格外关注呢？因为这些公案，是一个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占据特殊地位的党的公案。在各国无产阶级谋求解放的斗争，由于极其复杂的历史缘由而被定格化为一个中心、一条道路、一党独尊、舆论一律、步调一律的岁月里，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其党内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不能不远远超出一党、一国的范围，不能不这样那样地波及各党、各国人民的心态和动向。今天，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改革蔚然成风，人民在改革中正进行着历史的反思，人们的思维视角不可避免地要一再触及苏共历史公案。即使是毫无“历史癖”的人，也很想从提高对这些公案的认识中，进一步吸取经验教训，以利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执政党的建设。

历史老是喜欢捉弄人。按“谁个先开始，谁个就先结束”的逻辑，率先跨入社会主义门槛的本应

是那些最先发展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最发达的国度。可是，事情正好相反，打开社会主义大门的，竟是那些经济和文化比较不发展的或相当不发展的，曾经是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国家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脱胎于这样的国家，哪能出污泥而不染？在它的面前尖锐地摆着封建专制遗毒腐蚀、窒息社会主义民主幼芽的严重危险。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各国走的是一条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催生新的社会制度的风暴之路。它们的体制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地下活动、战场厮杀年代留下的特色，打上某些集权主义、命令主义的烙印，从而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格格不入。这样，出了污泥的社会主义制度，往往难以迅速清除原有的封建专制的污染，也往往难以有效地抗拒封建专制遗毒通过各种渠道，凭借各种形式进行新的腐蚀。

这种由于先天的某些不足而带来的弊端，又被后来的某些客观、主观因素所加剧。资本主义包围中阶级斗争的白热化，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时冷战热战交替上升的严酷环境，以及无产阶级执政党中某些最主要的领导人面对这种严酷环境的怀疑一切、草木皆敌的心理状态，和关于必须绷紧阶级斗争、党内斗争这根弦的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又促使独裁专横、践踏民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等坏风气的恶性发展。这种种情况，在苏联有过相当集中、相当典型的表现。苏共在本世纪的三十年代

正是在这种封建专制遗毒远未肃清，社会主义民主尚待发展的条件下展开一场又一场所谓“党内斗争”的。这种斗争，大多数的场合都远远不是以平等的态度、求实的精神，对真理、对路线是非和决策是非进行同志式的探讨，而常常是以惊人的方式和速度把不同意见的探讨升格为党内斗争，又升格为党外斗争，再升格为敌我斗争。斗争并不遵循任何准则，并不真正以党纪国法为依据。如果硬说有什么准则的话，那就是：一方对另一方随心所欲的批判和裁决。这种无情批判和严酷裁决，被认为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竞争格局下，社会主义制度求生存、求发展的需要；是无产阶级政党、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执政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样的一场场的斗争，如果不说是全部，也有相当多数确实是演化成为这样那样的悲剧。最近，戈尔巴乔夫在为纪念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七十周年而举行同青年和老团员会晤的会上说：苏联“全体人民都以自己国家的命运感到自豪。但在这一命运中也有自己悲惨的篇章。”（塔斯社莫斯科1988年10月29日电）上述这种悲剧不正是这个悲惨篇章的组成部分吗？

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深知这种悲剧和悲惨篇章的分量。无论是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讲，还是就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范围讲，都应该力求再也别演出这类悲剧，再也别谱写这种悲惨的篇章。要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提高对以往的悲剧的认识，包括认真研究苏共历

史上的一桩桩公案。就这些公案而言，苏共虽曾披露过有关文件，如“公诉书”、“罪证材料”、“审讯记录”之类的东西，可是人们对其可靠性早已发生怀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围绕这些公案也写过品类繁多的著作，但确有说服力的力作却并不多见。现在，李忠杰同志以青年理论工作者所固有的可贵锐气，进行新的创作尝试，推出这部《苏联十大历史公案》。这本书着力于让原材料出来说话，不只是提供某一种类型的原材料，而是尽可能提供多种类型的原材料，供读者去筛选、判断。这本书着眼于求索、研讨，即使发表了一些带倾向性的看法，也是立足于与读者切磋、交流。这本书比较注重选材、布局、剪裁，文字流畅、生动，可读性强。当然，这本书的某些看法也还有待于商榷，某些材料的安排和标题的处理也还有待于改进。但这于全书的价值无妨。相信它将受到读者的欢迎。读者也定会从中得到应有的启迪。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九日

写于中国人民大学

林园·育绿舍

目 录

序 言	(1)
一、列宁“遗嘱”	(1)
誓言与罪证	(1)
病中苦斗	(6)
“政治遗嘱”	(20)
总书记的“监护”	(25)
“遗嘱”的命运	(32)
二、冰斧血案	(43)
1940年8月20日,星期二:	(43)
从扬诺夫卡到斯莫尔尼宫	(48)
党内斗争的失败者	(58)
凄楚的放逐生涯	(65)
紧追不舍的死亡之神	(72)
三、“新反对派”的争斗	(85)
两个同龄人	(85)
“新反对派”的争斗	(92)
联合反对派的失败	(99)
奇异的莫斯科审判	(109)
四、鲜红旗帜上的一滴血	(120)
放血疗法	(120)

现代魔术：全党宠儿——右倾

反对派.....	(128)
阴沉的岁月.....	(140)
中世纪的法学原则.....	(148)
坟头上：野草还是鲜花.....	(155)
五、基洛夫被害之谜.....	(167)
一个疑窦丛生的案件.....	(167)
一颗升起的新星.....	(175)
一个杜撰的神话？.....	(181)
一场令人颤栗的恶梦.....	(189)
六、元帅之死.....	(199)
一代名将.....	(199)
罪恶的反间计.....	(208)
元帅的最后日子.....	(215)
希特勒说：他们没有好的统帅.....	(224)
七、列宁格勒案件.....	(233)
命运多舛的列宁格勒人.....	(233)
后起之秀的夭折.....	(241)
“死”之余波：医生谋杀案.....	(248)
八、清除贝利亚.....	(257)
契卡的蜕变.....	(257)
第三个魔头.....	(263)
权势日盛.....	(271)
宫廷密谋.....	(279)
最后的结局.....	(286)
九、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案.....	(295)

斯大林的臂膀.....	(295)
三重人格.....	(304)
惊心动魄的较量.....	(313)
戏剧性的转折.....	(322)
不同往常的“尾声”.....	(330)
历史的错位：谁是政变者？.....	(339)
十、赫鲁晓夫被黜纪事	(345)
发自莫斯科的急电.....	(345)
“请求”？痛苦的请求！.....	(352)
多棱镜里的罪状.....	(361)
一道历史的抛物线.....	(370)
黑白相间的墓碑.....	(382)

一、列宁“遗嘱”

誓言与罪证

1935年，西伯利亚的旷原上，一座地图上都未标出的小村庄——马林斯克村，正在大口地喘着粗气。虽然按照大自然的节令，针叶林仍覆盖着积雪，河流还没有解冻，但是，不断从西部开来的火车，却粗暴地践踏着这大自然的宁静。从火车上，源源不断地押下成百上千的犯人。堆积在马林斯克的犯人数目之多，比起这穷乡僻壤来，更令人望而生畏。

马林斯克，不知从何时起，已经成了囚犯的中转地。到其他集中营去的被流放者，都得从这里经过。在这里，还有一个规模较小的特别集中营，里面关押着250名被指控犯有参加反革命托派活动罪或是参加季诺维也夫反革命派别活动罪的犯人。

清晨六点，犯人们就被叫起来。七点钟，被押往工地做工。士兵警告他们：“谁胆敢向左或向右多跨出一步，就要他的命！”

在这支队伍里，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犯人。他身穿俄式衬衣，裤腿塞在高腰靴子里，头戴鸭舌帽。宽宽的肩膀，生着一双孩童般的蓝眼睛，但脸上刻满皱纹，胡子已经全白了。

他同周围的人一样，其实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犯人。

他叫尼古拉·叶门利亚诺夫。原先是个工人，家在彼得格勒(这时已改名为列宁格勒)附近的拉兹里夫湖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刚成立时，他就成了最早的党员之一。后来又是最早的布尔什维克之一。他参加过1905年和1917年的罢工和革命，是做秘密工作的老手。

1917年7月，俄罗斯上空风紧云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采取暴力手段镇压布尔什维克和革命人民。彼得格勒全城戒严，布尔什维克的报纸被查禁，许多工人被枪杀。临时政府发布了逮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命令，指控他们是德国的奸细。为了列宁的安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定列宁暂时隐匿。

护送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任务交给了叶门利亚诺夫。7月9日，列宁装扮成一个芬兰农民，由叶门利亚诺夫陪同，乘火车前往拉兹里夫。拉兹里夫离彼得格勒约30公里，靠近芬兰边境。叶门利亚诺夫先将他们隐藏在拉兹里夫的家中，后来又转移到湖边特造的棚屋里。就在这间小屋里，列宁写下了经典名著《国家与革命》。8月中旬，当草料入库的时候，列宁剃光了胡子，同季诺维也夫一起，化装成司机，在夜间登上了开往芬兰的火车。

直到逝世前，列宁对叶门利亚诺夫一直怀有感激之情，并把他当做自己家庭中的一员。叶门利亚诺夫能自由出入克里姆林宫。只要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有一短时期看不见他，就会向别人打听他的消息。

列宁逝世后，叶门利亚诺夫不再参加政治活动。列宁等人曾经在那里避难的小屋和仓库变成了博物馆。叶门利亚诺夫本人成为博物馆的看守人。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35年，叶门利亚诺夫连同他的几个孩子突然被捕了。其罪名是反对派。按惯例，他们被判处五年流放。

在流放地，他们发现，原来整个西伯利亚都布满了集中营。他们明白了，除极少数人外，大部分流放者并不是人民的敌人。回忆着过去，思考着未来，叶门利亚诺夫始终不明白，自己到底有什么罪过？

有一天，一个由内务部高级官员组成的视察团从莫斯科来到集中营。当他们又行将离开时，叶门利亚诺夫拦住了他们：

——我能提个问题吗？

——可以。什么问题？

——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在场的人都认识叶门利亚诺夫，于是人群中响起一阵窘迫的呖语声。

——您自己不知道吗？终于，一个视察员开腔了。

——不，我不知道。到死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被流放。他的声音中带着绝望的语气。

视察员们甚至没有一点想回答的意思，他们悄悄地走开了。

是啊，叶门利亚诺夫确实太天真了。在那个年代里，在那一串串押往流放地的囚犯中，有多少人是知道自己的“罪过”的？即使是内务部的官员们，又有多少是知道被自己判刑的人到底是犯有什么罪行的？

当然，不管是不是罪过，这些人走向集中营多少是有一点缘由的。叶门利亚诺夫也许并不明白，他的罪过实质上是：

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对党的早期历史了如指掌。正因为是党的历史的见证人，他经常给年轻的党员讲课，甚至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里讲。然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他讲话中提到的人名往往成为已经失势的共产党人。而最为严重的是，有人怀疑他保存了列宁的“政治遗嘱”，即那份记载着列宁对大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评价，其中包括对斯大林本人公开批评的材料。仅凭这一点，他就在劫难逃了。

经历过30年代大清洗的人都知道，“列宁遗嘱”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早在1927年10月，季诺维也夫就在中央全会上揭露：“我看到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共产党员那里进行搜索的记录。在没收的‘罪证’中几乎总有列宁的遗嘱。”他厉声责问：“为什么列宁的遗嘱成了非法文件？”而到30年代，年轻的党员已经完全不知道列宁的“遗嘱”，也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到“遗嘱”之事。在大规模镇压开始后，列宁的“遗嘱”被宣布为伪造品。手中保留这份文件的人，除极少数外，绝大部分都被镇压了。幸免于难的人大部分宁愿把这个“致罪”的文件销毁掉。有些30年代被监禁的老布尔什维克说，他们在监狱和集中营里遇到过一些党员，他们被判处长期监禁或死刑，只是因为保存了“反革命文件”，即所谓列宁的“遗嘱”。

但是，也正是这一点，使叶门利亚诺夫和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感到最难以理解。列宁遗嘱=反革命文件，保存列宁遗嘱=犯罪，这两个等式能够成立吗？尽管他们已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但大脑回忆的自由却是任何人剥夺不了的。在他们的脑海里，不仅浮现着列宁的形象，也浮现着“天才领袖”——斯大林不止一次说过的话语。

还在列宁刚去世的时候，斯大林于1924年1月26日在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悼列宁》的演说。他不止一次地说道：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我们党的统一，如同保护眼珠一样。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不遗余力来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 ①

也许斯大林这里所说的遗嘱是广义上对于列宁思想的某种概括，但是，我们可以看到，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列宁“遗嘱”的言论。他的主旨是驳斥反对派的，但其前提是明确肯定了列宁“遗嘱”的存在。他说：“列宁的‘遗嘱’是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这个‘遗嘱’已在代表大会上宣读过”。“说党隐瞒这些文件，那是无耻的诬蔑。”“反对派竭力拿列宁的‘遗嘱’当王牌。但是只要读一读这个‘遗嘱’就会明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们当王牌。相反地，列宁的‘遗嘱’致命地打击了反对派现在的首领们。” ②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42—45页。

② 斯大林，《论反对派》，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75—577页。

一会儿说列宁“遗嘱”有，一会儿说列宁“遗嘱”无；一会儿说“遗嘱”致命地打击了反对派首领，一会儿又将“遗嘱”作为反对派的罪证。如此鲜明的反差，如此尖锐的矛盾，这使叶门利亚诺夫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们，怎能不疑窦丛生、大惑不解呢？

一纸“遗嘱”，使多少人头落地；誓言变罪证，其秘诀何在？

人们不能不承认，列宁“遗嘱”，这是苏联历史上的一大公案。

病 中 苦 斗

列宁“遗嘱”的来龙去脉，要从列宁病中的经历说起。

还在列宁侨居国外之时，就开始患有高血压症，并逐渐发展为动脉粥样硬化。1918年8月30日，列宁在米赫尔松工厂发表演说之后，受到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的枪击，肺部和肩部各中了一颗有毒的子弹。经过治疗，虽然恢复了健康，但其身体素质，却开始受到了影响。从1918年开始，列宁的动脉硬化逐渐发展，某些微小的卒中悄然侵袭他的大脑。因此，他曾不得不多次到距莫斯科40公里的哥尔克村度假休息。

1921年冬，列宁出现了重病的初期征候。1922年5月，在医生的敦促下，不得不到哥尔克村长期休假。5月26日，列宁的动脉硬化症第一次严重发作。血栓堵塞了一条动脉血管，他的右臂与右腿部分地失去了作用，说话也受到了障碍。经过治疗，他的健康略有起色，甚至能回到莫斯科主持领导工作。但是从这时起，列宁就不得不经常陷于与病魔的苦斗

中。从这时直到逝世，他一共遭受了4次脑卒中的袭击。

然而，列宁所要与之苦斗的，远不止生理上的疾病。正如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进入病重或病危之时，都可能出现微妙的政治形势一样，这时的苏俄领导人之间，也展开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犹如密密的蛛网，无不涉及到列宁。列宁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病症的障碍，却使他越来越难以贯彻自己的意志，因此，列宁不得不作出艰苦的努力，为坚持自己的思想原则，为了党和苏维埃的命运而进行斗争。

病中的列宁先后遇到了四个棘手的问题。

第一个是外贸垄断制问题。

关于苏维埃俄国对外贸易的组织形式，早在1918年4月22日，苏俄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对外贸易国有化的法令，就确立了对外贸的垄断制。以后政府的决定又一再给予肯定。列宁始终强调对外贸易垄断的重要性，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中的主要命脉之一。他认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保证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独立，保证本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从1921年起，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扩大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俄共（布）和苏维埃的领导人中在外贸垄断的必要性问题出现了意见分歧。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尼·伊·布哈林、格·列·皮达可夫反对实行对外贸易垄断。斯大林、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主张放宽对外贸易垄断。1921年底和整个1922年间，俄共（布）领导层中都在开展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争论。党内的分歧直接影响到同外国资本家的业务谈判。列宁认为，放松